

读·品·悟®

与文学名家对话·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

高长梅 王培静/主编

汉字的战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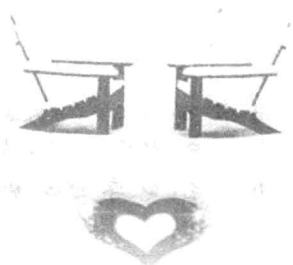
嘉 男◎著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汉字的战争

嘉男
JIANAN
WORK

与文学名家对话·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
高长梅/王培静◎主编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汉字的战争 / 嘉男著. - 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13.7
(与文学名家对话: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 / 高长
梅, 王培静主编)
ISBN 978-7-5511-1276-5
I. 汉… II. 嘉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
国 - 当代 ②小小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50756 号

丛 书 名: 与文学名家对话: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

主 编: 高长梅 王培静

书 名: **汉字的战争**

作 者: 嘉 男

策 划: 张采鑫

责任编辑: 于怀新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特约编辑: 李文生

全案设计: 北京九洲鼎图书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6 / 32 / 24 / 28 / 29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×1000 1/16

字 数: 155 千字

印 张: 11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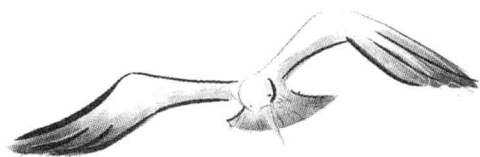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13 年 8 月第 1 版

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1276-5

定 价: 28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C 目录 CONTENTS

第一辑

志愿者

汉字的战争 / 002

革命头 / 004

鬼子军服 / 00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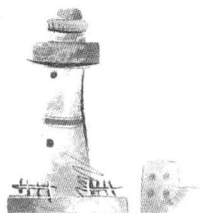
电梯间 / 011

宝马 / 014

上吊树 / 016

志愿者 / 019

将军的家 / 021



C 目录 CONTENTS



第二辑 人民的墙

假发 / 034

人民的墙 / 046

扫街女人的午睡 / 059

巡道工王守国工作简史 / 068

打牌的时候 / 079

断手 / 091

畜语 / 093





目录 CONTENTS

第三辑

瓜娃看世界

瓜娃看世界 / 098

面相 / 100

花黄 / 11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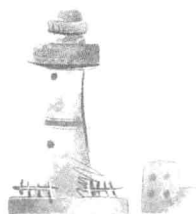
上坎儿 / 121

城乡生活简记 / 13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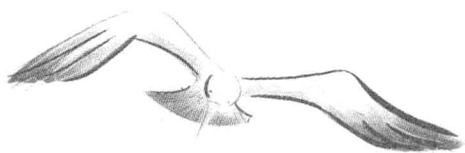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辑

水底的大王

水底的大王 / 138



C 目录 CONTEN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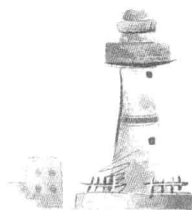


女孩飞翔 / 140

第五辑 好宝贝儿

好宝贝儿 / 146

 找魂儿 / 161





第一辑

志愿者



| 汉字的战争 |

突然，喊杀声从四面的草丛中整齐地跃起，参差不齐地向内聚拢，稠密的大军迅速弥合成了一个完美的圈子，向中心移动着，越来越近。

兵和伙伴们挥舞着大刀，向外冲，闭着眼睛一路砍杀，喊声和呻吟声交织在一起。他只看到血，却没有路，不断地有人挡在他的面前，他不断地挥刀，一寸寸向前。挥杀间，他突然感到左大腿凉了一下，身体无法平衡，扑通一声倒下去，紧接着伤口就热辣辣地剧痛起来，他少了一条腿。然后，右大腿也嗖地一凉，没了，火辣辣地痛。为了不被踩死，他挥舞着手臂，从千百只腿脚的缝隙中向外围爬去，敌人只忙于站立的人，没有人注意他，注意到也没有人会相信他能活下来，于是，他有机会继续爬着，那场混乱的厮杀渐渐地落在他的后面，声音淡远了……

终于，他爬到了附近的一座小山丘上，他以为这样可以看得远一些，把世界看得清楚一些。他还在这里找到了止血的草药，忍着苦用嘴嚼烂，敷到了伤口上。血止住了，可他失了太多的血，厮杀和爬行耗尽并透支了他全部的力气，他刚做完这一切，就在半山坡上晕过去了。天地间只是寂静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醒来。他听到一声低沉的问话。“喂，你叫什么？”

他四下望了望，没见到人，很是困惑。这时那声音又问了一遍同样的问题。他这才迟疑地答：“我……叫兵。”

“兵？”

“对，古人发明我这个字的写法时，我的形状是一个人双手举着

斧头。”

“噢，是兵器啊。”那声音说。

兵说：“这个字本意是兵器，不过现在引申为士兵了。”

那低沉浑厚的声音又同情地说：“刚从战场上下来吧？该死的战争，都把你变成我了。”

兵又困惑地四处逡巡，不解地问：“我怎么变成了你，你是谁，你叫什么？”

“我叫丘。”

“丘？”

“就是你身下的小土山啊，写出来跟你原来很像的，跟你现在的样子一模一样。”

兵低头看看丘，上下左右地研究，说：“你一定也经历过一场恶战，战争真是残酷啊，看，你的两条腿都被炸飞了，可不跟我现在一样吗！”

丘说：“你说得不完全对。‘丘’字的本意是小土山，古人造这个字时的写法是，两个小山在一条地平线上，后来，经过金文和小篆的演变，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但我的身世可没这么简单，我原来可是“岳”啊，我搞不懂是哪一场战役，一方的士兵把我的半山腰做了阵地，另一方就向我猛烈开火，把我的下半身炸毁了，上半部轰隆隆塌下来，可怜我巍巍一座山岳，沦落成现在的小丘。”

兵点点头，思考了一会儿，找到一根木棍支撑着身体，大口大口喘息着，艰难地把自己立起来，可是没立住，伤口的剧痛又让他大叫一声倒了下去，汗都滴到了丘的身上。

丘说：“你要干什么？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但还能给你庇护，给你提供草药，提供野菜或干果，你就在我这儿好好养伤吧。”

兵不说话，仍然喘息着，一脸大汗，他咬紧牙，又一点点把自己的躯干立起来，终于立直了，疼痛使他浑身颤抖，但他坚强地挺住了，没有再倒下去。



他看着远方对丘说：“哥们儿，别灰心，你看，我，一个失去双腿的士兵，再加上你这个小山，就是一个‘岳’字啊，又一座山岳不就矗成了吗？战争破坏了我们各自的完美，但我们齐心合力，就能使残存的事物重新变得完美！”

天上的云看见，一座新的山岳真的长成了。

它慢慢地变得高大伟岸，变得丰饶，变得奇丽，变得祥和纯净，成为地球上的旅游胜地，和平的人们在岳麓山巅，洒下欢乐的笑声……



| 革 命 头 |

黄昏时，她潜进了一个村子。

她在村边一户人家的柴草垛与院墙之间的空隙中蹲伏下来。其实她已筋疲力尽，肚子里咕咕跑动着声音，胳膊上的伤口灼热地痛着。但她深吸了一口气，用以支撑自己，眼睛警惕地盯着四周。

这户人家的院门吱呀一响，一个大闺女迈出门槛，向柴草垛走来。这闺女，一根乌黑的大辫子垂到腋下，留着长长的辫梢，红头绳系了有三指宽。她屏住呼吸，看着这根长辫子。她也曾有这样一根长辫子，绸缎一样亮光光的，油滑滑的，村里的姐妹们羡慕，她自己也暗自得意。两年前，两支共产党的队伍来到她的家乡，她一下子羡慕起那些女兵来了，她们个个都梳着齐耳短发，又新潮，又神气，村里人把那叫作革命头。女兵们把村里的女子组织起来唱歌：“人人来宣传，妇女听一番，宣传的话儿好好听，放足闹革命，打败鬼子兵，保家保和平！”于是，会唱民歌的她瞒着

娘，跳下火炕，冲出家门，去了区政府，也成了一名“女宣传”，辫子咔嚓一声落了地，她也有一个革命头了。没想到，只一年，日本鬼子被打跑了，他们又开始打国民党。最近的一仗打得不顺，她和战友们被打散了。

她怕吓着闺女，一动不动，一声不吭。

闺女抱了一抱柴，扭身离去，辫子晃悠着。她刚想叫住闺女，一个挽着发髻的中年妇女，挎着篮子从柴垛边的小路经过，她只得又缩了回去。看着妇女的发髻，她想起了母亲，两年没见，不知母亲怎么样了。她发现这个村子和她的家乡一样，女人们的发型就两种，没出嫁的就是一根大辫子，出嫁的，上了年纪的，就是一个发髻。

她正犹豫着要不要去敲这户人家的大门，那闺女又出来了，朝柴垛走过来。她四周撒眸了一圈儿，没有人，便轻咳一声，站了起来。闺女吃了一惊，一看她的发型和衣服，认得是共产党的女兵，脸上的表情松下来，眼睛倏地放出光芒。闺女也四周看了看，朝她招招手，扭身往家走，她跟了进去。

闺女的娘正在做饭，平静地看了她一眼，和蔼地说：“你不用怕，我儿子也在外面打国民党呢。”闺女把她领进自己的屋，让她洗了脸，替她包好胳膊上的伤口，又找出自己的一套衣服让她换上。这时饭也差不多好了，闺女把一碗菜汤和两个红薯摆在她面前，让她趁热快吃，自己又出去了。

一会儿的功夫，闺女带回一个也是挽着发髻的女人，对她说，这是村里妇救会的会长。妇救会会长上来拉着她的手，问明一些情况，说，让你受苦了，你放心，俺一定要保护好你。她像见到组织和亲人一样，心里踏实了许多，虽然吃了点东西，有了点力气，但是沉重的困倦又黏上来了。她摇晃了一下，会长和闺女连忙扶她躺下，让她放心好好休息。

她躺在闺女的炕上，迷迷糊糊听到会长和闺女去了外屋，加上大娘，几个人在商量事呢。会长说，怕是国民党的人又要来搜查了。大娘说，家里是没地方藏，要不到山洞里躲躲？会长说，天冷了，洞里更冷，谁受得了？再说你知道山上有洞藏，那些人就不知道到洞里去找？闺女说，要不



还是老办法，再找个假发髻给她戴上？就说她是俺姐，回娘家来了。会长说，哄不住那些人，你忘了去年，有两个共产党的女兵藏在咱村，我给弄了两个假发髻戴着，还不是叫那些人一把揪下来，露了馅儿，把人给抓走了？闺女说，兴许来的不是那伙人呢？会长坚定地说，不行，还得想别的招儿……

她的意识越来越模糊，听到的话越来越遥远，忽悠一下就睡过去了。

天亮后，她醒来，见那闺女正站在炕下对着镜子梳头，辫子没了，是齐耳短发，和她一模一样。闺女对她笑笑，她愣了一下，也笑笑。

果然，那些人来了，挨家挨户搜，把村里四十岁以下的女人赶到破庙里集合。她也随着闺女去了。她愣在那里，一夜之间，村里的姑娘媳妇们，发髻和辫子都变成了清一色的齐耳短发。那些人更是愣着神，眨巴着眼睛，不知从何处下手。

革命胜利后，她在文艺单位任职，有机会梳长发，也曾有机会烫头发，但她想都没想，一直留着齐耳短发，直到老了，病故。



| 鬼子军服 |

1

宁县的日本鬼子有凶恶的，也有表面上比较和善的。

耿水田家隔壁的吉野翻译，对中国人就比较友善。他的军服比一般鬼

子的衣服都漂亮，颜色要深些，质地要厚些，式样要精神得多。由于他配手枪，面相比较斯文，举止也一向稳重，所以没有那些长枪马裤的鬼子那般凶恶。事实上，他也从不对他的中国邻居吆五喝六的，遇到小孩子就笑嘻嘻地逗上两句，还掏出漂亮诱人的糖果。不过，耿水田没有得到过那种糖果，因为吉野翻译的家搬来这里的时候，他已经15岁了，不在吉野翻译弯腰笑嘻嘻逗趣的范围内，再说他已经懂得一些什么了，但不懂得人情世故，一般情况下是绕着吉野翻译走的。要是绕不过去碰上了，吉野翻译总是先打招呼。吉野翻译对所有的人都先打招呼。整条街上的人都怕那些鬼子，恨那些鬼子，却不恨吉野翻译。而街上的人呢，和吉野翻译搬来前一样，平静地过日子。

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，宁县这条街上的小孩都平安地长大了，耿水田也顺利地长到18岁。没有谁像后来的电影里演的那样，在日本鬼子的烧杀掠夺中悲惨地死去。当然，也有一些令人不快的事，那就是许多人家的父亲和兄弟被日本鬼子抓去修建军事要塞去了。

耿水田的父亲也去了。耿水田的哥哥耿旱田也去了。他们走的时候，耿水田哭得很厉害。他舍不得父亲，更舍不得哥哥，耿旱田比他大两岁，两人却像孪生兄弟一样，做什么都在一起，彼此都有感应，有什么事，一努嘴，一个眼神儿，就都明白对方的意思了。

耿水田很想念父亲和哥哥，他不知道他们在哪座山上，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再回来。

现在，耿水田就是一家之长，和母亲一起，撑起这个家，照顾弟弟妹妹。他种地，也要上山打柴。



再说耿水田的父亲和哥哥。

耿水田不知道他们在哪里，他们和街上的人一起，一去一年了，没有人回来，没有什么消息。但他们自己知道自己在哪里。他们在离家百里之外的老黑山一带，在密密的丛林里。

他们也知道自己在给鬼子干活，但他们不知道，像他们干的这种活，在伪满洲国的边境上有十多处，有地上的，还有地下的。有岗楼、炮楼、掩体，有地下隧道、仓库、水电站。他们吃的是掺了野菜的面窝头，还不给吃饱。穿的呢，夏天好办，冬天，每个人的棉衣都大窟窿小眼子，都冻得上牙打下牙，咯答咯答响着，浑身发抖。他们的目光动不动就往鬼子身上溜，不是担心挨打，是眼馋他们身上的大衣，长长的，厚厚的，该有多暖和！

幸运的是，耿旱田和父亲都是外围劳工，他们既不是干技术活的，又没有为那些干技术活的人搬石运土，所以，当这个工事完工的时候，他们还活着，而那些知道要塞秘密的劳工，都被秘密地杀掉了。耿旱田和父亲的幸运在于他们是要塞附近的人，不能重用，而那些人的不幸在于他们是离这较远的华北一带的人，是一些被俘的抗日军人和少数平民百姓。

那些人有一部分也曾组织起来逃跑过，他们杀死打伤了几个翻译官、哨兵和卫兵，逃走一些人，但也有十多个不幸的被抓回来枪决了。

像耿旱田和父亲这样的，没想过要逃，再累，再饿，再冷，活没干好挨打也受着，要是逃回家，可家就在这附近，又会被抓回来，不如就熬吧。

出了宁县小城两里地就有一座小山，耿水田一般就在这里打柴。

山上不能说寂静，因为有鸟叫和动听的回音，还有看不见的虫子也在叫，还有树叶在响，还有斧头起起落落。耿水田又来打柴了。耿水田耳边满是这些声音，却感到山是空的，静的，以至于他背上一捆柴走下山时，听到山边土路上的打骂声是那样大，像斧头的起落那样沉重。

耿水田放下柴，躲在树丛后看过去，是两个鬼子兵在打一个中国人，一个中年男人爬起来又被踢倒，起来，又倒下，鬼子一边打着，一边嘴里叽里呱啦地骂着。耿水田一急就要冲上去，迈出一大步又想到，他一个人赤手空拳，怎么打得过两个扛长枪的鬼子呢？这就用到急中生智这个词了，他突然想到了邻居吉野翻译，平时吉野对中国人还算客气，找他来管管这件事应该没有问题。

耿水田撒腿往家跑，到了自己家也就到了吉野翻译的家。可吉野翻译家的门开着，屋里却没有一个人，一个人也没有。耿水田又热又急，一身的汗。吉野翻译去哪了呢？可他的军官服和手枪都挂在衣架上。耿水田抹了一把汗，计上心来，脱下褂子，把吉野翻译的军服和手枪一包，抱起就跑掉了。

回到山里，耿水田飞快地换上吉野的军官服，挎上手枪，做出不慌不忙的样子，沿着土路向那两个鬼子兵走过去。他用平时学的几句日语骂两个鬼子，又啪啪打了他们几个耳光，故意打得很重。两个鬼子只有低头站在那里，嗨！嗨！然后，他让两个鬼子走了。

鬼子一走，耿水田悄声对那个中年人说：“你别怕，我也是中国人，快走吧。”

耿水田又飞快跑回山里，换下吉野翻译的军服，穿上自己的衣服，还用褂子包好军服，飞快地跑回吉野翻译家里。谢天谢地，吉野翻译家里还



没有回来人，他把军服和枪又放回衣架，回到自己家里，瘫软在炕上，一身的冷汗。



第三天，耿水田的父亲回来了，耿旱田没有回来。街上有的人家的父亲或兄弟也回来了，有的人家的也没有回来。

三天前，那个要塞的工程结束了，鬼子放外围的劳工回家。一大早，鬼子拿出一大堆的军大衣让他们随便拿。很多人都拿了，有人还拿了好几件。八月中旬的天气还有点热，那也顾不得了，手里拿不了，就穿在身上。

耿旱田自己拿了一件，又给父亲拿了一件。父亲说：“要这破东西干啥？我不穿鬼子的衣服。”

耿旱田说：“咱不能白干一场。拿着，到了冬天你不想穿也得穿了。”

父亲不要。耿旱田就把自己的一件穿在身上，替父亲拿着的一件搭在胳膊上。他们一群人在山里走着，想着要活着回家了，个个都长出一口气，一路上说说笑笑。父亲看耿旱田穿着鬼子的军服，觉得别扭，就和儿子分开了，和那些没穿鬼子大衣的人一块走。

突然一声闷响，一颗炮弹落在穿鬼子大衣的人堆里，紧接着，又一颗炮弹落在一片惨叫声中。他们就没有声息了。耿旱田就这样死了。那是苏联红军的炮弹，他们不知道，苏联红军已经进入中国境内，帮助攻打日本鬼子。炮弹像长了眼睛，绕过破衣滥衫的那拨人，只一直追赶那些穿了鬼子大衣的人。

耿水田知道，自己没有死在那两个鬼子的枪下，也没有死在吉野翻译的枪下，冥冥中，是哥哥替他死了。父子俩抱头痛哭。